文化热点

纸页间不灭的精神灯火

——“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主题展览扫描


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……”90多年前，那场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，不仅是镌刻在山河间的军事壮举，更是被文学笔墨反复书写、代代流传的精神史诗。

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“地球的红飘带——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。一篇篇泛黄的手稿、一段段激扬的文字与新媒体影像交织排列，串起了文学里的长征故事，展现作家们如何把壮阔的历史转化为纸页间不灭的精神灯火，将伟大长征精神镌刻进民族的精神血脉。

“满天都是星光，火把也亮起来了。从山脚向上望，只见火把排成许多‘之’字形，一直连到天上，跟星光接起来，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。”长征胜利后，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《老山界》中描述了翻山时的情景。老山界是红军要攻克的第一座难行的大山。当时，战士们的疲惫、伤痛与饥饿如影随形。他写道：“肚子很饿，气力不够，但是必须鼓着勇气前进。”就是凭着这种勇气和意志，“难翻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。”

长征路上，精神的溪流不断汇聚。每一次战斗突围，都是一次精神洗礼。红六军团西征中，李真写下：“山头迎战赤旗飘，山下围蝎饿虎嚣。宿鸟归飞云蔽月，竹林惊动犬狂逃。”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后，张爱萍感慨：“夹金六月犹飞雪，红军渡泸从头越。”欧阳文则留下了“脚踏夹金千秋雪，目览瑶池九寒天”的激昂诗句……

在展览的第一和第二单元，从亲历者的战地记述，到后世作家的文学再创作，从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到回忆录，不同文体共同构成了一座丰富的长征文学宝库，再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。

跟着展览导引往前走，一份写在绿格稿纸上的手稿引人驻足。这是陈靖、黎白合著的长篇小说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。纸张的斑驳浸透了岁月的悠长，而作者写作时的情感却依然清晰可见——那些删除的余迹，那些被划去又重写的字句，皆是他们追求历史真实和文学表现力的直观展示。

小说描写的是1936年春天，红二方面军一支先头部队在云南、西康境内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穿越藏族同胞聚居区，翻越亘古无人烟的茫茫雪山的故事。它以亲历者的真实笔触，还原了长征路上最末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壮烈征程。1957年9月，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，后来成为几代青少年阅读的红色经典。

从王愿坚的短篇小说《党费》到陈其通的话剧剧本《万水千山》，从肖华的组诗《红军不怕远征难——长征组歌》到成仿吾的纪实作品《长征回忆录》，一代代作家以真诚严谨的创作回应长征精神的召唤，在纸页间追寻、诠释、传承着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不朽信念。



“文学中的红军长征”主题展览

为了写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，魏巍60多岁时两次重走长征路。1983年第一次重走途中，他在四川天全崴伤脚踝。1984年伤愈后，再次踏上寻访长征的征途。

长篇小说《地球的红飘带》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宏大背景，首次系统、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征途的全过程。而“红飘带”的书名，更是成为象征伟大长征的标识性符号。

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当红色的铁流在中国大地上蜿蜒前行时，长征并未被尘封于崇山峻岭之间，而是通过亲历者的口述、记者及进步人士的传递，向全世界展示了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。展览第三单元则呈现了长征如何被世界看见、被世界记录、被世界研究。

从薄复礼的《神灵之手》到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再到索尔兹伯里76岁重走长征路后写作的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，长征精神超越时间和山海，让不同国度的人感受到中国人攻坚克难的伟力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。新时代，文学工作者如何走好新的长征路？第四单元展示了当代作家如何以笔为犁，在中国的大地上书写人民生活、时代变迁与精神传承。

从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湖南清溪村，到促进文明互鉴的“国际青春诗会”，从让作家感受“文学一家人”温暖的“作家活动周”，到展现文学盛大气象的“中国文学盛典”，文学工作者继承先辈的理想信念，以凌云之志与辛勤创作，不负每一份关切与期待的目光。新的文学长征故事，正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在“生活”中学会共情

——读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

□加里

《荧光海》到手已经小半年，我的阅读进度却因为《辅警张胜利的退休生活》一直停滞在开头。全篇不过22页纸，篇幅不长，却比42万字的《奇鸟行状录》更难读完。薄薄的文字，几乎承载了辅警张胜利的大半生。每读几页，我便不自觉地落泪，只得合上，待下一次整理好情绪再打开，不到三页又赶紧找纸巾，然后本子就收了起来。直到这两天母亲再次住院，我终于在酒店把剩下的文字读完，像张好好那样正式大哭了一场。这是我进入人生第三阶段以来，第一次畅快地大哭。

年初，“已经到了两边都可以理解的年纪”登上热搜。读完这篇小说，我也完成了一场自省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我可以是辅警张胜利，可以是女儿张好好，可以是妻子李豆花，可以是外孙可乐，甚至可以是徒弟周小木或老板蒋大锤。我之所以能理解他们每一个人，是因为我逐渐能够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由理性构筑的世界，而是由“不完美的人”构筑起来的世界。理解，并不意味着认同，而是看见每个人如何在各自的处境里，被推着往前走。

张胜利或许固执，但他只是想做一个真正的警察。他为这个执念努力了大半辈子，也因此让豆花陷入产后抑郁，最终决然离开。被迫退休后，他一直试图弥补女儿，却直到闭上双眼后才真正得到原谅。张好好或许显得不近人情，可她看着母亲被父亲气走，看着父亲一次次因为工作将家庭置于其次；她在医院照顾病人，在家里照顾可乐，还要偶尔去派出所接见义勇为的张胜利回家。她只想经营好自己的小生活。恨了父亲那么久，最后她还是为他放弃了排了很久队才拿到的摇号机会。骨子里，她或许只是继承了张胜利的固执。人的性格与事情的走向，往往由许许多多“迫不得已”决定。看懂这些，需要生活。

如今的网络，好像事事都要先站队，而后又迎来反转。一次偶然事件，便可以以每一个主人公为主角，进行一场舆论狂欢。假如以张胜利为原型，他和豆花离婚是否会引来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？他不反思自己的问题，反而问豆花：“你，外面有人了？”只这一句，就足够他被唾沫淹没。可若再来一个记者写下他作为辅警的工作故事后，舆论是否又会有所转向？我们太容易用一两个片段定义一个人，也太容易在情绪里急于审判。可人从来不是扁平的，生活亦非“非黑即白”。

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大人们常说：“等你大了就明白了。”而后太着急长大，没来得及停下来想想明白了什么，读完这篇小说，倒好像真的理解了一些。长大并不只是年龄的增长，更是一种看待社会方式的转变：不急于站队，更多地去倾听背后的故事；不简单评判，试着理解对方这么做的原因；不只表达自己当下的情绪，也去体谅对方的处境。但这并不是做大善人，去放下自己的尊严，而是保留对话的可能。如果张胜利愿意用对蒋大锤的同理心去和豆花聊聊，也许他和好好的生活会是另一番光景。

母亲上次生病的时候，正遇上我有了自己的“可乐”。生活原本的秩序被打乱，我不断地和她争吵、摩擦，抱怨她不听我的，可我又何尝听过她的呢？我们总以为自己在关心对方，却常常只是在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所以，多听听对方的声音，或许就是转变的开始。所谓共情，不就是如此吗？也许还会有分歧和摩擦，但我们没有断掉联接，让自己孤军奋战，我们依然身处同一片土地。

我在海边读书
Enjoy Reading Enjoy Sea